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卷九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現身說法。是開卷一大宗旨。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也。故當牖茅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破。破。此。人筆。然閨閣中厯厯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故當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書名
撰者
卷九

內容分類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編號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 5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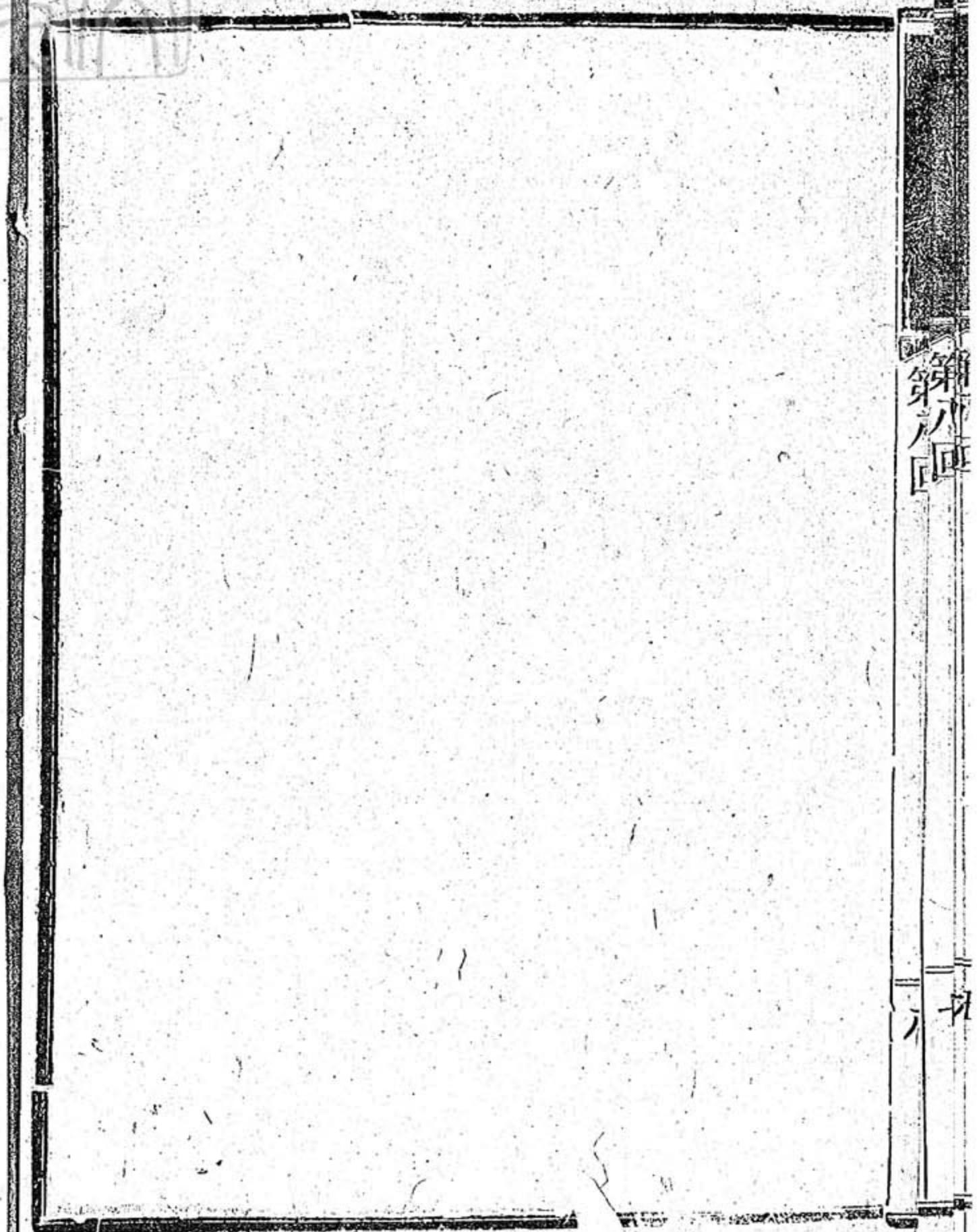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八回



第九回



以上是寶玉入學過
脈文字○自此以下
斷為正傳之第二年
庚戌歲事

若有不忍玉兒之入
學以置己於落寞地
者○寶玉之婢眾矣
花姑娘獨悶悶者
而花有異於眾也其故
情有異於眾也其故
閱者自知

雙人之對所謂強笑
一面之寬也款款叮囑皆奉
願結雖瓶者每句
復想書而念書之際豈

此時尚無雀金泥裘
可憐○此等處當以也裝
初春天冷觀之不得家裏
通病也

二字新作小子們之賊
之作底○此處當以也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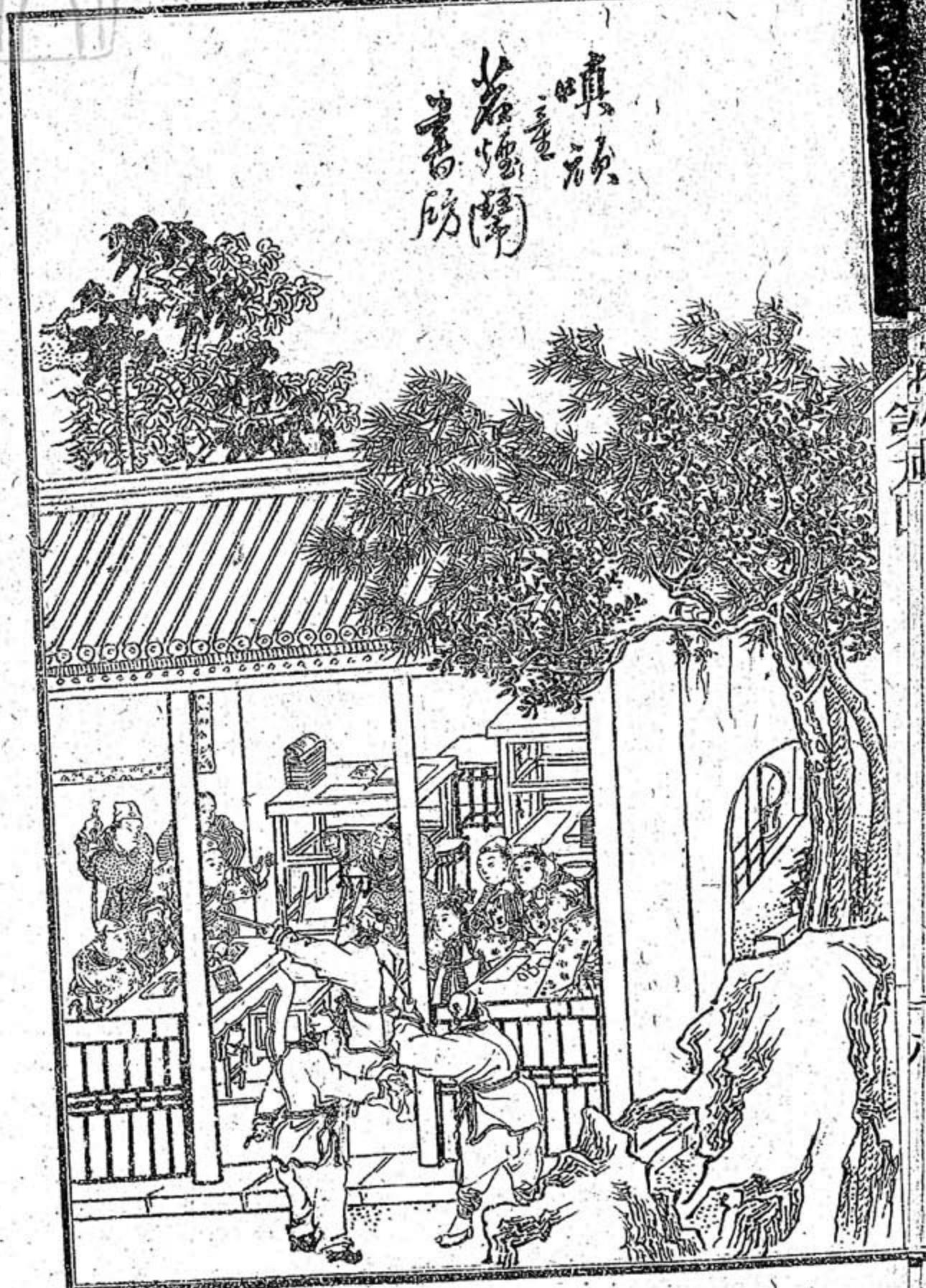
承好意思謝謝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氏加評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嘴頑童茗烟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不念的時節。想著家。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撞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甯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著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在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



第九回

未入塾之前插入製人安頓一段亦不可少。不知與咼付襲人之言同否。

此是第一次全書中寶玉見賈政

可知其懶學非一次矣。

奇話。想是詹光單聘仁之流。

即李嬪嬪老貨之子也。如聞其聲淘氣而曰精緻亦奇。談了帽子叩頭是絕大規矩。鹿鳴謂後日鄉舉浮萍謂後日遠邇已有此人爲之指出會心不違。

死在這屋裏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說著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這門眾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着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帳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叩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

卻是正謂已爲後半部講義發願一回伏

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担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子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著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臘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嘴了半日方抽身出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

開口一好字便妙○不曰上苑看花而曰蟾宮折桂知功名限人尺寸不容相假○間得妙不答得妙以上一段寫入塾前一層面面俱到塾前

恐族中子弟有的不能延師者卽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

八字中包藏無限

二十四兩束金已據
斷乃父之腳筋矣

隨心所欲四字炒

蓄得妙
今之見父輩或老成
輩亦混著亂叫起來
其亦鯨卿之一流人
物乎

晋不知秦寶二人爲龍耶爲蛇耶抑上流耶下流耶偏要特筆寫之寶玉之於鯨卿亦大書特書既親且厚使爲交道之正亦可挽末俗之漓矣姍猶可恕疑則不可言矣提出薛大哥來後文遭折湘蓮毒打是其報應○今之結交契弟者遍地皆薛大母矣○奉告貧家子弟稍有姿色者幸勿與此等人同學

薛大爺想俱已到手
二人頗能知子都之美○村塾生徒不少宜早提防弗送入羣鬼窟中

不是性急當是心虛
○羞怒相激四字妙
金吾亦有歸才

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眞姓名。只因生得嬾媚風流，滿學中人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繩綰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畱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畱，或設言託意，或詠桑寓柳，遂以心照，卻外面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神情活現，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可也擎住了。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事情？我可也擎住了。

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裏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說：「咱们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只得混著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些可疑之念。背地裏你言我語，詬諱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

史筆。微詞。因嫌忌而生。姑忌而生。謠諑。天一下事。大抵如斯。點題。可爲一歎。要進益。微辭。什麼。

所答非所問然卻是對誠

貼燒餅北語云云也大之言脫胎出來鳳姐事

是從水滸傳哥對武六字斷語已伏後文

所謂誠膽心虛不堪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擎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擎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

著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一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

寫得十份醜陋方遇

金哥真該死的

寫得十分醜陋方遇

近人借影罵形往往有此等伎倆

寫得十份醜陋方遇

墮根久矣

寫得十份醜陋方遇

金哥真該死的

形容哥哥爲後文齡嘗埋根然哥哥亦不是好貨

既得含蓄譯之也

一本之誼何嫌何疑

緣有誹謗分與房舍

而今而後其室甚遠

其人則適其人之所匿也

溺愛匡助人家那有

好子弟

又是一個壞東西

茗烟爲寶玉得用之
入於此點出 茗兒亦頗狡猾
此等躊躇亦不可少

茗烟爲寶玉得用之
入於此點出 茗兒亦頗狡猾

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擎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擎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著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一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卻擎著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擔白了幾句香憐反訶了沒趣連秦鍾也訶訶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咷咷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裏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最相親厚常共起居甯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專能造言誹謗主人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甯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諱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自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甯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鬪雞走狗賞花闖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和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

第九回

以薪投火那得不熾

寶哥兒真惡毒

是好東西

這裏二字直接什麼

敘寶齋得史家文法

景面面托出

插入旁觀一句使情

文章到緊拍處卻又

閒閒寫開去何筆妙

乃爾

其勢甚捷其筆甚閒

文韻到緊拍處卻又

閒閒寫開去何筆妙

乃爾

又是一個好東西

萬一打中茗烟將奈

從上打了賈藍賈菌

的座上一句接下

寫得拉雜雜擒綻

俱佳

書篋子者即今小學生之書包類也

花園錦簇之文

看着他敘事處
其合筆法真從項羽俱本到周筆

一根毛竹大板一根
門門兩條馬鞭竟是一根
大打仗

波瀾層出
寶二哥也發極矣

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著。便一頭進來叫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蹤一蹤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裏茗烟走進來。便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操屁股。不與你雞把相干。橫豎沒操你的爹就罷了。你是一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癡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颶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竝不知係何人打來。卻打了賈藍。賈菌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擾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著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攜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卻攜不到。反攜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豁琅一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擎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眾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裏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眾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攛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擎袖襟子替他揉。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見喝住了。眾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

先生作學者必致
謬翻惟做過猢猻王
著方知約束之難

豐敢豈敢

天有恃寵而驕的光
景

其疾如風其利如劍
碧烟之言亦可畏也

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裏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裏的事情那裏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裏的頭腦了眾人看你行事眾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著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裏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咱们倒來不得了我必回明白眾人攛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衙裏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擰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媽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著借當頭我眼裏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

同塾讀書此時始知
其來歷可知其平日
而不相扶携視如陌路
而未嘗寒暄及之也

咄咄可畏
然而豈不多事

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著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著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挑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裏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裏奔茗烟方不敢作聲此時賈瑞也恐生鬧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叩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嗔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爲李貴調停之伏筆

贈不是而亦有所權
語耶眞是數小孩子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襲人演試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尙未沈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爲甯府之首罪也。

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鬧。極言聚徒爲塾。魚龍混雜。其醜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賓。而香憐玉愛。又是賓中賓。

增評補圖大觀頃卷九終



卷之三